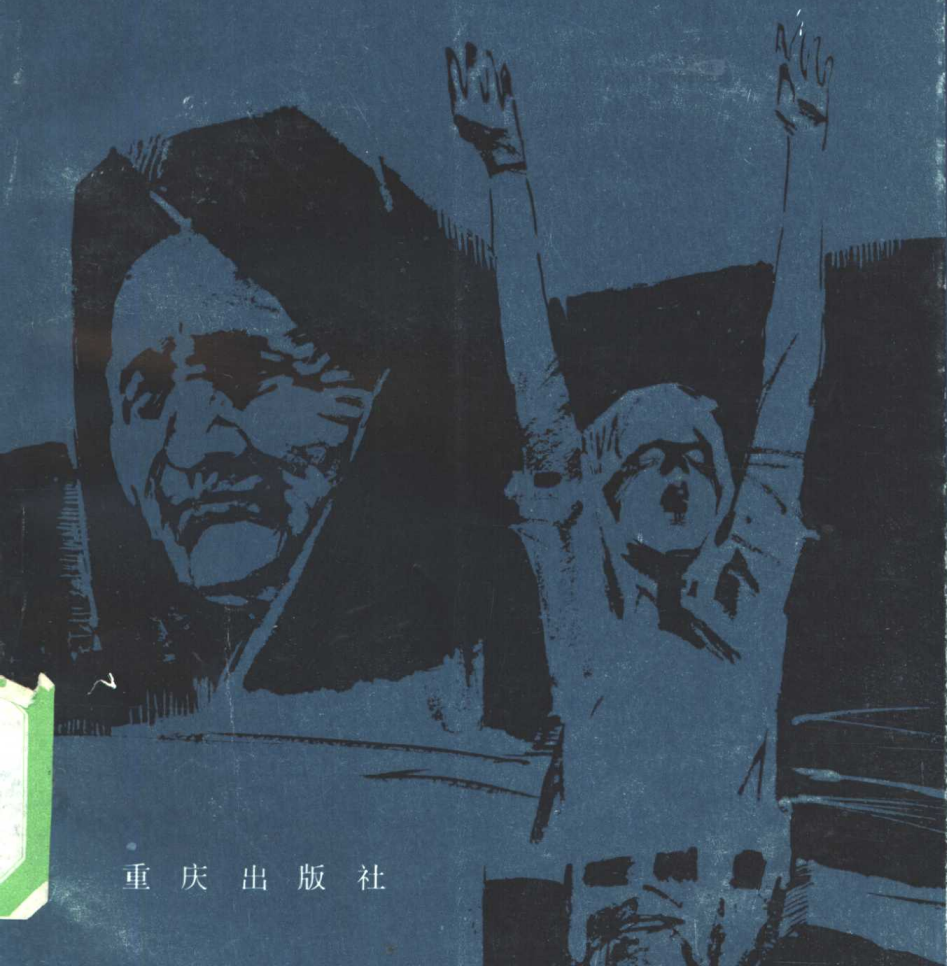




最严厉的惩罚

苏联文学译丛



重庆出版社

最严厉的惩罚

作 者：〔苏〕利哈诺夫著

译 者：富谰译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慧光

封面设计：钟晓旭

最严厉的惩罚

富 澜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98千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 10114·197 定价: 0.71元

应该惩罚谁？

——《最严厉的惩罚》座谈侧记

(代前言)

钱 诚

北京深秋的一个傍晚，男女老少八九个人，有研究文学的，有研究理论的，有教师、干部、电影工作者、编辑和翻译，凑到一起，围绕着“我怎么看利哈诺夫的《最严厉的惩罚》”这一总题目漫谈起来。大家不拘形式，各抒己见。有大段的感想、议论，也有你来我往、“短兵相接”的交锋，气氛十分活跃。漫谈持续了三小时之久，参加者都认为这部作品很有现实意义，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特别在精神文明建设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今天，讨论这样一部作品是颇有裨益的。我在这里追记了谈话的片断，供读者阅读、研讨作品时参考。因系事后追记，如有整理不当之处，责任在笔者。

是谁的悲剧？

作者把小说定名为《最严厉的惩罚》，并说它“就其体裁来说，是一部当代悲剧。”^①那么，惩罚了谁？是谁的悲剧？这悲剧又提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的印象是，”经过短暂沉默后，一个同志迅速把谈话引入了正题。“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三代人不同的生活理想和精神境界，虽然勾画得还不是十分细腻。我认为，索菲亚·谢尔盖耶夫娜（咱们就简称她老太太吧）和她的‘大恩人’玛丽亚是情操高尚、富于牺牲精神的，她们可以说是完全为他人活着的一代；她的儿子萨沙和儿媳伊丽娜，尤其是伊丽娜，是鄙夷一切道德准则、只顾追求名利的、完全为自己活着的一代；至于伊戈尔这个第三代人，他是既无意去爱他人、为他人，也不懂得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彷徨迷惘的一代。伊戈尔的死对三代人来说都是惩罚，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社会悲剧。它向我们提出的是：那样的第一代怎么会培养出这样的第二代？伊戈尔怎么会成为这个样子的？在一个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社会里，人们的精神生活中

^① 见1982年8月20日《文学俄罗斯》报。

还需要不需要老一辈那种忘我的牺牲精神呢？”

“我认为受到惩罚的是前两代人，”另一位同志说，“伊戈尔只是他们的牺牲品。其中又主要是伊丽娜和萨沙应该对伊戈尔的自杀负责，因而所受的惩罚最重。伊丽娜只顾钻营，根本忘记了自己是母亲；萨沙完全成了‘拖拉机’妻子的‘挂斗’，丧失了最起码的男子汉味道，既不象父亲，也不象丈夫。父母是子女一生中最早的老师，对子女思想意识的形成影响极大。伊戈尔在这样的家庭里看到的是父母间没有真挚爱情的虚伪关系，自己也得不到一点点真诚的爱，这样，他的物质享受只能更加鲜明地反衬出他内心的空虚、无靠；他由于不认识人生的意义而厌世轻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老太太出于对妹妹（包括妹夫）的爱，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肩负起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她的牺牲精神是令人敬佩的，这种牺牲精神已经超出了个人感情的范围，实质上是为社会分担了责任。最后她认为自己对萨沙的教育培养负有责任，她受到良心的责备，十分痛苦，她的悲剧是令人痛心的。”

“我对老太太的看法有些不同，”第三位同志说，“依我看，是她把自己对妹妹和妹夫的爱发展到了不当的、甚至可说是畸形的地步，硬给自己安排了个苦行僧的角色。本来她可以把孩子，

尤其是那个白痴阿丽亚，送到国家收养机构去，自己过正常生活，可她偏不。结果是使萨沙没有成长好，自己也青春虚度。她为此受到了惩罚。她的悲剧是她自己的糊涂、甚至可说是愚蠢造成的，是咎由自取。”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又一同志争论道。“把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老太太(还有玛丽亚)说成傻瓜，这是不公正的。其实，说老太太糊涂的伊丽娜才是真正糊涂呢！她自以为聪明，只为自己活着，结果是‘反被聪明误’了。她将来怎么活下去？她在车站给老太太送行时说的那句‘这怎么能活下去呀？’是撕下一切假面具后发自内心的悲鸣。伊戈尔的死是对她的当头棒喝，迫使她不得不反问自己：许多年来我‘机关用尽’，到底为了什么？她认识到原来走的那条路已经把她引进了死胡同，确实对今后的生活感到茫然了。人生四十而顿觉失去生活支柱，这难道还不算最严厉的惩罚？她的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

“伊丽娜的悲剧还向我们说明，”另一人说，“人不同于动物，人不能以单纯的物质享受为满足，人需要过人的生活——有友谊、有爱情、有志趣、有理想、对社会有所贡献的生活。象伊戈尔那样浑浑噩噩活着、糊里糊涂死去，当然是悲剧。我认为作品是在呼吁社会重新探讨对下一代

的教育问题。”

“我也同意。”一位女同志补充说，“我认为小说提出了一个该怎样关心下一代，该给下一代留下什么遗产的问题。应该很好地爱护孩子，这一点，可以说，天下父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但究竟应该怎样爱护？这就各有答案了。有人认定：自己一辈子受苦受累，就是为了儿孙能享福，因此只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不注意以至完全忽略对他们的情操、志趣的培养，不锻炼他们的意志，不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结果使得子女们认为他们享受是理所当然的，只知享乐，玩物丧志，眼睛只盯住父母的钱袋，坐食社会，毫无作为子女的和作为公民的责任感。欲壑是难填的。这种人尽管在物质生活方面应有尽有，甚至可能象伊戈尔那样生活得‘象个阿拉伯酋长’，但在精神上往往堕入空虚的深渊不能自拔，轻则萎靡潦倒，重则厌世轻生。小说正是从这方面反映了当今苏联社会某些阶层中存在的精神和道德危机。”

怎么看待伊丽娜这个人物？

围绕着伊丽娜这个人物展开的对话生动活泼，思想交锋也比较激烈。争论是由两位同志对惩罚的看法引起的。

“我认为对萨沙和伊丽娜谈不上惩罚。”有位同志说，“萨沙正在‘上劲地’玩着新妻子的汽车，得意洋洋；伊丽娜也正在节节胜利，而且她有自己一套‘不惜一切代价’的生活哲学。伊戈尔本来就是她为了取得两间住房才‘养’的，是她个人奋斗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目前对她只是个负担，死了有什么了不起？何况她已生下了第二个丈夫的孩子。她是个电子计算机式的人物，内部储存的只有自私自利一套程序。尽管她在车站上显得悲悲切切，说不定一回到新丈夫的外交官公寓就会平静下来的。不起作用的惩罚不能成其为惩罚。我看伊丽娜还是会照样走她的路……”

“不，我看伊丽娜并不那么坏。”又一位同志接着说，“作为母亲，她还是爱伊戈尔的，只是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把她比作电子计算机，似乎她的每一步都是设计好的，这太绝对化、太过份了。难道她跟萨沙结婚也是为了某种目的吗？当然，这里也许有跟老太太斗气的成分，但她对萨沙毕竟还是有感情的。老太太很不喜欢儿媳妇，但连她也承认伊丽娜婚后变得文静、耐心、有礼貌、有同情心了。伊丽娜是后来才发现自己这台‘拖拉机’陷在了泥坑里。她不甘心。一切都是从她想拼命挣扎出去开始的。她的有些做法是可以理解

的，有些事情是完全不能怪她的。”

“伊丽娜这个人物确实比较复杂，”另一位同志说，“作者是以老太太自述的形式、通过老人的眼睛、夹杂着她一些唯恐别人夺走她儿子的担心和忌妒心理来看伊丽娜的，所以这个形象就显得自然、真实、生活化，以致叫人读起来不但觉得她的行为可以理解，甚至觉得值得同情。”

“对这个人物，作者无疑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位中年同志说，“书中许多议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的。但写得比较巧妙，没有一开始就简单地把她画成‘黑脸’，而是在生活的逻辑发展中逐步揭示她的灵魂，说明一个骨子里自私自利的人 would 不知不觉地沿着错误道路走得多远。这种人腐蚀性很大，而别人往往又对她不加警惕。”

“伊丽娜有腐蚀性？”一位同志为女主人公辩护，“是她有腐蚀性，还是社会腐蚀了她？她读了五年大学，以优秀成绩毕业，却面临着丢掉专业去当个一般职员现实。她不甘心，想去搞她心爱的专业、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这种心情难道不可以理解？她始终（甚至在产院）不愿丢掉西班牙文，这种锐意上进的态度难道应该受到指摘？不错，她采取的手段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既不是她的本心（且不说她是受害者），也没有损害任何人。她自己说：‘我只不过是拿人家对我的好感来

一个和平利用而已。’这里的责任应该归咎于谁，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另外，老太太一直暗自把伊丽娜比作《红与黑》里的于连，可是伊丽娜用浮士德所认识到的‘智慧的最后结论’为自己辩护，把老太太噎得哑口无言的场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总之，我觉得，她是个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而挣扎的小人物，如果让她负起这个责任来，未免有点欺负弱者之嫌吧！”

“什么？”一直沉默着的一位同志禁不住激动地反问道，“热爱专业？追求幸福？锐意进取？和平利用？说得轻松，用词时新，但这种论调可确实是‘似曾相识’，有点耳熟呀。是尼采？还是当代的萨特？当然，我不想给你扣帽子，但我完全不能同意你这种看法。不错，造成这悲剧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伊丽娜，甚至可以说总根子不在她身上，我们是应该看到社会应负的责任，因为确实存在着雷若夫和厂长那么一些人，他们手里掌握着一些权力，但是，我们总不能因此就把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搞乱呀！要知道，对社会上存在的丑恶是同流合污，还是奋力抗争，这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态度。在我们谈到伊丽娜丑恶行为的时候，用偷换论题而强调社会责任的办法替她开脱，这实质上就是在助长并怂恿类似行为，是十分要不得的。社会上的这类消极现象，应该

说，目前在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完全消灭掉，区别就在于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所受到的‘待遇’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理应受到坚决的斥责。我们知道，这类现象靠消极退缩、安于命运、忍气吞声、怨天尤人是解决不了的，必须同它斗争。而伊丽娜却是沆瀣一气，推波助澜，助长歪风。她那种卑劣手段恰好说明她的目的也是丑恶的，她绝不是想对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她追求的只是个人物欲的满足。另外，她也绝不是没有损害别人。损害了。且不说她的工作和房子问题吧。首先，她损害了老太太，她还侮辱并毁掉了萨沙，她实质上还自幼就扼杀了伊戈尔的心灵。一家人的悲剧，她是祸首。”

这叫锐意上进吗？

这时室内的温度象是顿时升高了两度，有的人拚命吸烟，有的端着茶杯忘了喝，一个劲儿地眨巴眼。接着几个人展开了争论。

“依你看伊丽娜应该怎么办？她最初就该甘心放弃专业，安于任何工作，居家过日子，是吗？如果每个人都安于命运的安排，不努力去寻找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不争取作出更大贡献，甘心被埋没，这难道就对整个社会有利吗？我看是相反。老太太和玛丽亚的一生，从道德上看或许是

完美的，但从社会贡献来说，她们比起取得了学位并将去国外使馆工作的伊丽娜来，哪个大些呢？”

“伊丽娜手里的西班牙文不叫‘专业’，那实质上是她的私人资本。她不择手段所追求的是满足个人的物欲，而不是真正的幸福。老太太说得对，不应该一定要把幸福同物质享受联系起来。人总是应该有点精神的，饮食男女并不等于幸福。伊戈尔生活得象个酋长，他显然并不幸福，而历史上那些为了真理宁愿把牢底坐穿的人绝对不是不幸的。至于贡献，伊丽娜谈不上什么贡献，她只是利用手中的资本从社会捞取更多的利润。而老太太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要把上进心、目的、手段、个人品质等几个问题分开来看就清楚了。我认为对伊丽娜要一分为二地看，不应该在倒洗澡水时把盆里的孩子也泼出去。上进心，或者叫它改善现状的思想，由此产生的竞争心、出人头地(冒尖)的愿望，这本身应该说是任何社会都起推动作用的。如果人只满足于好歹填饱肚子，然后就睡觉生孩子，再也无所追求，对自己的前途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种生活与猪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假如大家都这样，社会还怎么进步？既有竞争，就必然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有冒尖的就有相对落后的。由

于各种因素的作用，胜利者未必是最优秀的，失败者中间未必没有优秀人物，但一般地说前者比较优秀。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文明的发展与竞争是并不矛盾的。人希望表现自己、展示自己的才能，这也是人的本性的一个方面，而且这本身并不是反社会的。人人增强自己的才能并努力展示它，社会就会很快地进步。社会工作固然不能分贵贱，但贡献毕竟是有大小之分的。一般地说，才能越大贡献就越大。这要跟本人的目的、手段、品质分开来看就清楚了。”

“我认为目的、手段、个人品质是不能截然割裂的。一个人的品质决定他的目的的性質，而这性質又必然会影响到所用手段的性質。人总该有点精神。我们所讲的高度精神文明，不但是指具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为社会服务的专业知识、本领，而且更重要的是树立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用这一标准来衡量，能说伊丽娜那种以损人利己为核心的竞争精神同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不矛盾吗？”

“上进心是好的。但伊丽娜那种愿望不能叫做上进心。我们不能允许某些人把一些正确的口号抓去当作自己往上爬、追求私利的护身符！”

“伊丽娜绝不是锐意上进，她是不折不扣的向上爬。她是丢掉了做人的一切尊严，名副其实的

地用四条腿爬上去的。想想看，假如都象她这样的话，家庭、社会还靠什么来维系？……”

“伊丽娜手段的卑劣，说明她不是想为社会展示自己的才能。她是在追求所谓‘个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她认为她‘有自由’去为自己而损害别人。这种人严重危害着维系社会的道德纽带。她好比一个人，这人坐在一只大船上，却把船帮的木头砍下来自己烧饭吃。这种行为危害着整个船只。如果许多人这样，船很快就会沉没，到那时这些自以为吃饱了的人也逃不脱葬身海底的命运。所以，对于这种人必须群起而攻之。”

“我还想补充一点。对社会的贡献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为了他人而辛勤劳动一生的卫生员玛丽亚对社会精神财富作了巨大的贡献，行为龌龊的伊丽娜跟她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伊丽娜是在时刻散布精神的病菌，她的行为是对社会风气的严重污染。人的才能是有大小之分的，但问题不在才能大小，而是要看它通过什么手段，发挥在什么上面。才能和贡献远远不总是成正比的。凡是成为历史人物的人无疑都是发挥了他们巨大才能的，但其中有的造福大众，流芳百世，有的则鱼肉人民，遗臭万年，关键就在这里。”

最后，大家又从艺术上对小说进行了一些分

析。肯定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于单纯追求物质利益、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所造成的人们精神状态的畸形发展情况，指出了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不少成功之处，如主要人物的形象(伊丽娜和索菲亚·谢尔盖耶夫娜)刻画得比较鲜明、生动，心理描写比较细腻，有些情节安排得比较巧妙，富于戏剧性。同时，一些同志也指出了它说教和议论过多、有些情节显得牵强、有些说法互相矛盾等不足之处。

看来这部小说是引起人们的思索的。也许在踏着月光回家去的路上，人们还在思考着它吧？

最严厉的惩罚

A·利哈诺夫

富 澜 译



我仿佛是从一个黑暗的深渊中浮起，在绝望之中，用乏弱无力的双手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划开浓浊沉滞的水，钻出头来，从一种我把它叫做“彼世”的奇异状态里渐渐苏醒过来，忽然听到了早